



繁昌記

76
3160
6



九
號 3160

九
號 3160
6

九 4
3160

新金圖書
故
年
月



繁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三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483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婆心至此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万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亂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歛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都格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亂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歛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墊鐵地以炙鐵繩縱橫縛身以墊鐵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駭罪人令負鐵山從繩上行遙落鐵鑊摧黃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鐵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又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卒執器械驅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體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声何不來近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月眾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
顏立見之於前裏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累諸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冢
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
皮穿膿流魚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觸體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未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忽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哂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羞醜俱屬瓶糞兼
媼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與其嗜盪女
寧撫毛牆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欬予嘆曰無緣
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
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
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
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
甚苦為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
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輿夫之前叫後喚車力子
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
喚油晝則叫醴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
粉叫歌曲叫按六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迺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
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雨賣煨薯穉叟
夜雪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
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為彼則固
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
飢這箇貧儒叫喚地重喚
人之遊權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
肩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繪更來又幾杯家姬按曲
喝米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
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滿碗酒滄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纏頭容并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曹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矣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并頭未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甚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伴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并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與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鉄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鉄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断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開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漢上聽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俟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鉄城七層鉄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鉄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鉤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內七鉄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契
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拔衣之苦未至凍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莩雖貧有舍雖敝有褐飯
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但不幸幼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問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羞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再並惱人再於利見枯
於名爲縛籠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氷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好得幾絀
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竈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桔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任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棄孰得我自自由
在復何樂加之怎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畫則奔
走售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湊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盍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太北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斧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烈燒來獄卒驅
炎熱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千由旬繕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譏
一路極險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峻
岨闇黑又沒肩輿可備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省白日光

只看個封侯跟々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爬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耳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着時
誰思生時所罷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刻剝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棄館及至蓋棺方總覺悟奈一旦命絕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
說且慚且泣嗑頭道臣實知罪砍身做万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琰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天大罪過擔
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却受楚所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吐氣好生將世子只啗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便腹心

某等在朝，昼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夕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美，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奈何。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着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坡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剝有報，罪網單脫爲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衙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遂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得一人午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躡面，饒之衆怒，嘴道：「幽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の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即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爲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恋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爲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午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聲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臯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呸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聾了郎
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一會拊脾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肉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墮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切賞啗重賂放大罪又因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且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叉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笞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着個壯夫慌忙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堂，不過四散五走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看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好歹，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罹
難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垂憐。」太醫回道：「好々職
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象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道：「其實這般如題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皇帝王錯，刺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恩，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絕好，願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在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叔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界，程子云
學者於叔氏之說，直須如滔声羞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
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磕頭拜了數番顧
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无用思我為
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
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
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
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
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叙氏或
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
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推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小與我商議戮
力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乎道果來矣彼爾著繁
昌記諧謔無禮極口罵杵果然獲罪於聖人雖優佛
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磬一聲顧時有個昏生站在
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
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姬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兼懸之，樹杪是所以有懸衣之名者。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贏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戮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咄，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乎？然其據山林，屬佛在垂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捕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
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因買藥錢
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
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
漸多今皆見逐未逐聞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
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
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驅
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蠅柱一殺
也似及到易簣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
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色中偷人之妻最是大
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
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
東西思宜趁早絕了本實先擬淫苦有方其如我何
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
根便揭起衣禪將那柱本朝着持來翁觀一觀了就
摩頂放踵唱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
非尋斧鉞爭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
摩撫一遍嘆道荀將脫籜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十七
雙手緊緊把住，了力拚命待抽，蕩子顰了眉兒，叫苦道：「休！休！休！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磔磔梁材，根蟠地，油爭怎拔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蕩子道：『呔！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此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麤吃菲，一生守錢，半文不花，看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只苛約立，泆羊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乃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
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
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
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秋尊絕人
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斯老來偶失，守賸個妾，始
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
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
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
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
可恨，因請拙老，權冒了君名字，騙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里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牡羊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洵然一声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踞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筭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虎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算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僥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說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妓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環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着爲他人妓道怎不又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禿驢並回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柳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喚一声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廳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內通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麼禿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巖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簇躡躡中一人凭着欄干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着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開熱則開熱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笄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萬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束手着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此方到那相公打壞大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堂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廢

幾個催行鬼跼住岸邊點了橋上躩的人等個鬼說
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
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々
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蓋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
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
復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
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躰未曾虧行辱名
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
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
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
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
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
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頓漸見
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設
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處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堂
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煩爲如々不動處則
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
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暇抱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不可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教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爲仁義認人倫所以爲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某徒誇談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僅

僕以術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某也外面矜持內行汙穢非如某也况豈肯爲託畫會化錢之圖何況爲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爲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唱采之声撒先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村一標人物婆年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少爲親鬻身爲

妓潤花以來小心陪容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菴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杖
口道可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縵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宜鮮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禰衣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看個罪人幾稱斂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獲寒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雉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鮮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炉火慢々の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此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少女兒為裸看得
腰下內裡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窻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
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股
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剋閻寧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四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鮮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
我及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千八變万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
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者時看翁量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
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
拍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二
步為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
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每墜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羞物，忽起了慾心，露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了，甚麼棄了，一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遮住了道：『休々々常言道：夫婦執手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間不掛着內襠，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遺，忽看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擲百万呼，駢叫：「泉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視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々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允，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着這般尤物，便道。」

廿七
你筋骨不兀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畱脚幫婆
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
撞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
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
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抬頭
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俞眼未白使
不得使不得一時復半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
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半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
衙上前面幾條祭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
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
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
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
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
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
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謙休謙早者小鬼拈條朴
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半怎敵
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着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麼你死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兒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目道一手不學猶拔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昏丹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階梯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堂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試算一算來商笑道對帳步算是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爲何也身爲高買富等封侯罩了陶朱架了倚傾穿錦吃王養翠畜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得况大夫况士今日士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試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幾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好君放心琰王帳前從宜方便好好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商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檯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娑婆世界近日有何奇實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之賊某乘飢嘯聚一時間鬧天鬧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幾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京地億万段疋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闢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桓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稔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戶何如賓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來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江戸繁昌後記初篇終

